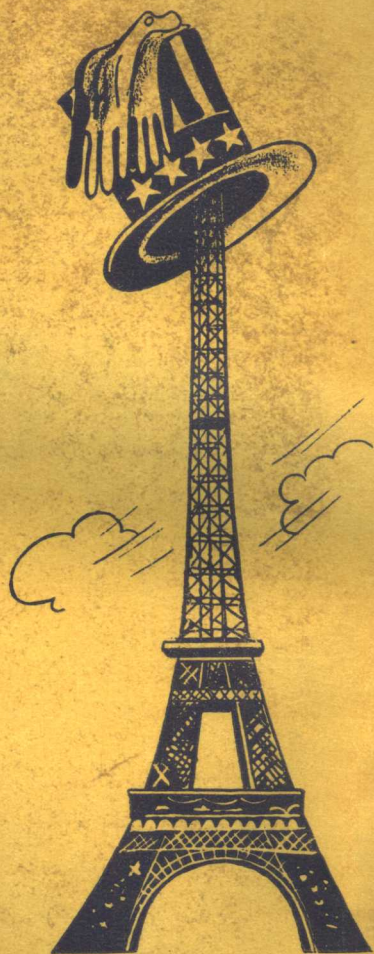


法蘭西共和國在危難中

世界知識叢書之五五
依佛·法奇著 吳達元譯



世界知識社出版

世界知識叢書之五十五

法蘭西共和國在危難中

依佛·法奇著
吳達元譯

世界知識社出版

一九五一年六月

法蘭西共和國在危難中

世界知識叢
書之五十五

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

原 著 者 依 佛 · 法 奇

譯 者 吳 達 元

出 版 者 世 界 知 識 社

北京(0)東堂子胡同四七號
上海(0)延安東路一七二號

承 印 者 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二廠

總 經 售 店 茅 金 店

定價二千五百元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京(1) 03001—15000

書號 0037

原著書名 : La République est en danger

著 者 : Yves Farge

出 版 者 : 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法國巴黎)

出版年份 : 一九五〇年 (No. d'édition: 232)

譯序

「法蘭西共和國在危難中」的作者依佛·法奇是和平陣營的戰士，法國南方人，新聞記者兼作家。早年進社會黨，慕尼黑後就退出了。他說：「我是無黨無派的人，我走着唯一的道路：爲自由而鬥爭。」

希特勒佔領法國時，法國愛國志士組織的第一支遊擊隊——委哥爾馬基，抵抗德國佔領軍，產生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蹟。法奇就是馬基的創始人，是重要的領導人物之一。

德國投降後，他曾一度任法國糧食部部長，有機會親身體驗法國反動政府的腐敗與無能，收集了很多資料，一九四六年寫成「麵包的腐敗」一書，揭發古恩內閣的黑暗和腐敗。

一九四七年，法奇的「希特勒戰爭繼續着」出版。他說他寫這部書的目的是：「迫駝鳥把藏在沙堆裏的頭伸出來。」

「法蘭西共和國在危難中」寫於一九五〇年二月，是法蘭西人民對美帝國主義的控訴書，揭下杜魯門、艾奇遜、馬歇爾這些反動頭子的假面具。

在這些人面獸心的戰爭販子的心目中，全世界任何國家都是受過美帝的「恩惠」，而且有的國家現在還受着牠的「恩惠」的。

北大西洋公約的國家都是受着美帝的「恩惠」的國家。法國是北大西洋公約簽字國之一，是馬歇爾計劃下的國家，那麼，她應當也是受美帝「恩惠」的國家了。

法國的情況是怎樣的呢？美帝給了法國什麼「恩惠」？對這些問題，法奇的「法蘭西共和國在危難中」給我們很明確的答覆。

這本小冊子雖然祇有薄薄的幾十頁，但每一頁都充滿着怒和恨，每一頁都是用法蘭西人民的血和淚寫成的。

法國一向擁有優秀的工人、優秀的工程師、優秀的技術人員。可是，現在怎樣了？

「六個月前，工人提出保證聖若恩·得·莫利愛納的鋁鑛產量可以提高，現在這些工人半數失業了，而他們的老闆把鋁送到德國去提煉。」爲什麼？——馬歇爾計劃要復興德國的工業，法國就不得不低頭。

「企業部門，像「蘇慕亞」、「特拉維爾」、「維莫累爾」和「克洛德鐵廠」，工作技能有過良好的表現，法蘭西機器工業有過偉大的勝利。這些企業現在每天都在遣散工人。然而，就在這時候，摩洛哥保護國政府却決定輸入美製的蒸溜機、鑽洞機和剗機。」

「最不耗費的農村設備工程，也中斷了。誰能料到：我們的國家，在二萬四千個地區裏，有一千四百萬居民缺乏水的供應？」

法蘭西人民的命運原來是這般不幸的，可是他們的統治者決定把農村復興計劃的預算大大的

削減了。這是什麼理由？這是美帝的『恩惠』呀！杜魯門總統、艾奇遜先生和馬歇爾將軍要法國增加軍事預算，爲了進行屠殺越南人民的戰爭，爲了準備侵略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呀！

法奇用沉痛的口吻說：『我們面對着一貫的政策：人們不能把法蘭西國土武裝起來，而同時不把這國土交給美國參謀部，讓他們把牠作爲試驗原子戰爭的根據地。』

這就是美帝替法國安排好的命運，是杜魯門、艾奇遜、馬歇爾之流給與法蘭西人民的『恩惠』。

和其他國家相同，法國戰後也鬧屋荒。莫奈計劃決定：一九五〇年可能建築二百萬所房子，這計劃受着哈里曼的打擊，流產了。哈里曼給杜魯門的報告裏說：『歐洲國家的發展生產計劃，規模之宏大，照我看來，是不大可能保證實現的。牠們應該拖延重新建設和住宅建築的計劃。』

那麼，這有什麼可說的？法蘭西人民祇好忍受露天生活，無家可歸的生活。

『法國缺少五百萬所房子。大約七百萬法蘭西人連最低的享受都被剝奪了。百分之四十五的住宅到今天已經超過一百年的壽命了。』

『我知道在利拉區，B先生和他的殘廢的母親和六個孩子住在唯一的一間房子裏；在斯丹，有四個人，其中兩個是孩子，住一間潮濕不堪的地下室，空氣流通全靠地面上的窗格子；在聖克勞，一個雙手刮掉的人住一間頂樓，每月付四千八百法郎的房租；在巴黎，D夫婦迫於把五個孩子交給公共救濟機關收養，因爲他們只有一間窄小的旅館房間。』

杜魯門先生，這些人間地獄是你們一手造成的呀！你們給與法蘭西人民的「恩惠」原來是這樣的。

在奧斯汀的無耻謔言裏，他修談其所謂對中國人民的文化教育有過「友誼」的「援助」，認為這是給與我們的「恩惠」。好罷，相信奧斯汀的謔言的人們，請你們聽聽法奇對美帝的控訴罷。

法國人口的增加是我們意想不到的。依照法奇的統計，一九四〇年以前的人口生殖率是六十萬，現在是八十五萬。一九四六年的學齡兒童是四百二十五萬，一九五二年將達到五百三十五萬。學齡兒童是大大地增加了，可是戰爭毀了一萬一千個教室，破壞了五百多所中等學校的校舍。校舍建築計劃和住宅建築計劃同時被哈里曼的報告打消了。這些未來的國家主人翁眼看著就要失學了。

至於那些幸運地進了大學，而且更幸運地完成了學業的大學畢業生的命運是怎樣的呢？根據高等教育司的報告，一九四九年的大學畢業生請求介紹職業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四得着滿足。

還有，肺病在法國大學裏非常嚴重。肺病學生的統計，從一九三八年的千分之二增加到千分之十一，一九四九年甚至增加到千分之十四。肺病的主要來源是營養不良。在大學裏，有許多學生是過着吃不飽的日子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好像在另一世界似的，反動統治者一餐飯往往耗費五千法郎。五千法郎給一個窮學生可以足夠維持一個月的糧食了。

這一切說明什麼？這說明在法國，反動的統治階級當了美帝的走狗，吸盡人民的脂膏，把下一代的青年和兒童的幸福出賣給美帝，不管他們的健康，不顧他們的死活。他們不得不如此作，因為他們的秘密都在美帝的手裏。

『他們對外國政府什麼都不能拒絕。這個政府要挾一切，因為他知道了一切：從一九四〇年賣國的理由，一直到一九五〇年腐敗的秘密。』

那麼，反動的統治階級有什麼辦法，可以抵抗美帝的要求呢？美帝要求法郎貶值，他們只好貶值。美帝要求把法國的工廠關門，他們只好下令叫工廠關門。美帝要求把法國作原子戰爭的試驗戰場，他們也只好把法蘭西人民交給美帝，作原子彈的犧牲。

但是，杜魯門先生，你們的侵略計劃要遇着法蘭西人民的迎頭痛擊的。你們對法蘭西人民的估計是錯誤的。法蘭西人民有光榮的傳統，他們是愛自由愛祖國的民族，他們絕不讓你們把法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的。

杜魯門先生，請你讀一下法奇的小冊子的最後兩句話。這是法蘭西人民的吼聲，你聽見了嗎？

『共和國在危難中！

昨天，憤怒爆發了。今天，我們握緊着拳頭。』

法蘭西人民將要用行動答覆美帝的侵略。那時候，我們也許有機會再欣賞奧斯汀先生的外交

訓令，囑他在聯合國大會談他的所謂美國給與法國的『恩惠』

一九五一年二月，北京。

我們這一代人的機會是很好的，因為命運要我們當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章裏的人物。活着的、有思想的人類從來沒有可能在世界上這樣地生活着和思想着，分受五大洲的希望和鬥爭，意識到全人類的休戚相關，估量人類的價值和他的才智的力量，和在具有決定性的鬥爭的每一個階段中，認識自己有控制命運的能力。

發生在大地上的某一角落裏，任何一個行動、一句話、一個決定，在整個世界都有着響亮的回聲。阿比莊黑人和委內瑞拉礦工的痛苦，就是我們自己的痛苦。悉尼船塢工人和華沙建築工人的勝利，就是我們自己的勝利。

爲了行動，我們交談，我們團結。在這全人類的堅苦事業裏，我們孤立了作惡分子，這些分子已經顯出他們的真面目，拉下了假面具，而且不久就要喪失了他們的一切可憐的詭辯。

對於熱愛祖國的我們，對於希望祖國拿出一切力量、一切革命的傳統，用在解放世界的鬥爭裏的法國西人，我們的痛苦，帶着憤怒的痛苦，是有殘酷的事實作根據的。

首先：叛國的勾當到現在爲止已經付了代價。

敵人強迫我們接受可怕的政策是爲了破壞法國，要她作奴隸，禁止她說話，要從世界地圖上

把她消除掉。以前，英勇的抵抗運動激動了我們憂心國事的心情。但這心情立即被他們的政策戰勝了，現在又全都回來了。我們憂慮什麼？某一些人憂慮內閣的腐敗，另外一些人憂慮政府的姑息政策，大多數人憂慮同謀犯牽連太廣。在我們不幸的時期，由於想到前途茫茫，這些同謀犯、懦夫和賣國賊互相交換了保證。

馬賽爾·戴亞（註一）公佈了他的手冊，說明了有些今天執政的人一向就是他的伙伴。誰掌握着犯罪的資料？奧多·阿貝茲（註二）是碰不得的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們很想用漂亮的姿態把他從監獄裏放出去。他們不過等候着機會，等候着阿貝茲的朋友全部回到波恩去，回到政府裏。這事情不會來得很遲的。

美國大使手裏有從德國獲得的檔案，內容是污濁的，比壓在『陛下旅館』（註三）的檔案更污濁。任何人知道這些秘密的一星半點，他們就可以交上好運，名利雙收了。但是，恐懼却又緊緊抓住他們。當然，他們從來沒有讀過剛貝達（註四）談統治階級如何『給債務和罪惡毀滅了』的一段話。他們也不瞭解愛國者所預言的『永久性的法律』的說法。但是，他們相當狡猾，把事情寄托於法律的脆弱性的現狀之上。

很多身居要職的人處在進退兩難的地位，失掉權力，就得坐牢。

因此，我們預感到罪惡。

爲了使他們的統治繼續下去，那必需增加幫兇的數量。但是，由於他們的圈子的狹小，也由

於法國的健康，他們便設法毀滅我們。

用些什麼方法呢？用反動派和納粹用過的方法，我們嚐够了的方法，用來殺死左雷斯（註五）而又放了他的兇手的方法；用來宣告德雷富（註六）有罪而又把左拉充軍的方法；用來孤立人民以便方便地屠殺他們的方法。這些方法就是給人們加上種種帽子，如：外國代理人、布爾什維克、恐怖黨、猶太人等等。

要是有人和他們算賬，他們就強辯說：『在人民民主國家裏……』而他們不答覆問題。

要是有人控訴他們演職，他們有胆子地說：『國防秘密……』，而繼續危害國家的安全。

他們殺害法國工人、馬達加斯加人和黑人的時候，無辜者的鮮血大量地噴濺在他們身上，他們一個字一個字地重複着德國人的謊言，就是德國創子手用來解釋殺害人質的可恨的謊言：『爲了佔領軍的安全，爲了維持秩序。爲了保障你們的自由……。』粉紅色的小告示上面，關於屠殺抵抗他們的愛國者的解釋，就是這樣的。

老戰士們對於大批賣國賊之獲得釋放提出了抗議。他們爲什麼不能明白這是某種政策的最合邏輯的後果？賣國賊正利用着這種政策，作他們虛偽的幌子。

在釋放了許多賣國賊之後，爲什麼不能釋放莫拉（註七）？莫拉曾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四日的『法蘭西行動報』上寫道：『我們重複地說，在土魯斯正如同在格累諾布爾，應該有我們知道的共產黨和戴高樂派的頭顱。爲什麼不殺掉他們？要緊的是把他們挑選出來，審判他們，定他們的

罪，處決他們……。」

爲準備屠殺而作的謊語一直是某種政策的根據，在這政策的賬上已經有了堆積如山的屍體。提倡殺人學說的頭子們，不管是華拉（註八），塞林（註九），還是莫拉，今天可能找着工作了。他們的話在政府文件裏沒有什麼不合調的了。

今天當我重讀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的英國雜誌『新政治家與民族』的時候，我不感覺激動。他肯定地寫道：『賴伐爾（註十）可能願意活着，爲了看看這一天……』我們的同業明確地說明所謂『這一天』表示着『法國和德國反動勢力兇惡地結合起來，走上統治西歐，最後走上戰爭的路』。

事情從來沒有像這樣加速地推動過。

在世界各處，解放運動在堅強的正義中表現着。在各處，人們從希特勒的現象作出結論，說明這現象帶來了國家和良心的解體。在各處，人們同意不許這種災禍重演，如果懂得如何處理可能使這些災禍的負責者不再能爲害人羣。今天在這些地方，生命重新誕生了，年青一代歌唱着，新的城市建築着，人民用團結表現着『團結就是力量』。腐敗的人被處極刑：正義通過了這些地方。

爲了說明他們用什麼方法來毀滅法國、麻痺法國，有時候我和朋友們作着美好的夢。左雷斯說過：正義安撫着人類的痛苦。

假使我們在這個時候感覺有力量宣告正義，保證他是有效力的，那麼，什麼事情會發生呢？至於我，我認識過某一任內閣總理，他曾是國家最高權力的覬覦者，他可能已跳上了飛機急急忙忙地逃走了。誰知道他逃到那兒去？也許到美國罷。在美國，無疑地，他會利用他的餘暇和金錢，決心答覆『麵包的腐敗』（註十一）。這答覆的題目，很有理由地叫作：『我選擇了自由』……。

人們常常強調自由和正義的衝突。我們不要落在這個爭辯所安排好的陷阱裏去，沒有正義的地方是沒有自由的。

如果正義完全消失了，賣國賊可以重新起來，階級的殘酷將急速地發展下去，青年人受着打擊，法官向腐敗的人們投降。以前一度替希特勒撐腰的魯爾工業家重新有機會爲非作惡，把一個美麗的國家，像我們這個國家，——全歐洲根基最好的一個——弄成筋疲力盡，如果這樣，自由是病得很重了。

法國呢，她也病了。

我們的統治者認識歷史，甚至認識最近的歷史。

他們不是瘋子。他們完全明白他們的屈服使國家冒多大危險。

他們用來賭博的術語已經失掉了一切意義。

當他們說着『歐洲』，會想到他們所處的這塊大陸上面對着德國，法國是孤立的。

當他們談到聯邦主義，有了七百年聯邦經驗，很明白這個字的意義的瑞士不理睬他們。

當他們侈談貨物交換自由時，他們被『老闆』打手心，因為他們把麥子賣給荷蘭，或者因為他們裝作相信在摩洛哥規定交換貨物有平等權利的阿爾澤西拉協定（註十二）是值得尊重的。

他們的態度和說話，一切都是虛偽的，甚至是可笑的。人們需要等候第四共和國和她的朋友

保大（註十三），爲了在法國看見議院——從極右派到社會黨——高呼：『皇帝萬歲！』

他們放棄了以前共和政府很靈活地爭取法蘭西共和國是世界上首先承認任何新生共和國的時代。

由於他們斷絕了共和國的一切過去關係，他們弄得狼狽不堪。

一位司法部長，參加了一個宴會和斯達維斯基同席。事情給傳開了，他立刻被迫辭職。一位

部長抱怨他的薪資太少，雷蒙·邦加賽（註十四）答覆說：『先生，爲國家服務的人，是要破產的。』在左雷斯告發了羅薩特事件（註十五）以後，議會要他當調查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這種政治思想和道德的可怕的退步，發生在聖朱斯特（註十六）、翼多塞（註十七）和米史雷（註十八）的國家，我們應該作何解釋？

這些人步步退讓，他們在一九四〇年出賣了人民，帶他們走上毀滅和失敗的道路，歷史沒有制裁他們。他們重新執政了。他們重複萊翁·勃倫（註十九）在對納粹勝利的第二天早晨說過的話：『……從此以後，政權的道路，希特勒走不通了。』他們重複戰爭爆發前幾個月達拉第（註二十）從慕尼黑歸來時說過的話：『我帶給法國三十年和平。』他們重複保羅·雷諾（註二十一）在大崩潰前數小時說過的話：『我們一定獲得勝利，因爲我們是最堅強的。』他們明白他們的責任是重大的，他們知道在過去的錯誤上又增加了現在的錯誤，知道他們不能長久地侵犯人民的法律。

昨天，他們的心情是輕鬆的，一心一意的只願諂媚。今天，他們害怕了。一切都叫他們害怕，特別是他們自己的特殊命運。

又是剛貝達，又是這個知道如何打擊失敗主義的人，他對事物的發展了解得最清楚，當他說：『總是由於害怕、帶着害怕、利用害怕，反動派獲得勝利。』

『我的奮鬥』（註二十二）有一章專談如何利用害怕，使國家解體：害怕共產主義、害怕蘇